

曼生壶制作年代探索

◎ 李敏行

陈曼生，也就是清代篆刻家陈鸿寿(1768~1822年)，他出生于乾隆三十三年，卒于道光二年，浙江钱塘人。字子恭，号曼生、曼公、曼龚、恭寿、老曼、胥谿渔隐、种榆仙史、种榆道人、夹谷亭长，有夹谷亭、石经楼、桑连理馆、种榆仙馆、解春馆、阿曼陀室等斋号。曼生的生平经历大略如下：嘉庆六年(1801年)拔贡，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任溧阳知县，约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任扬州、淮安等地河务海防^{*1}。陈鸿寿是浙派篆刻“西泠八家”之一，除了长于金石篆刻，他的书画创作亦有相当可观的造诣。

所谓的“曼生壶”，大体是指陈鸿寿和他的幕友与宜兴陶人合作或者监造的紫砂茗壶。一直以来，曼生壶的制作年代大体是以曼生出任溧阳知县后与陶人杨彭年合作为起点，以曼生过世为下限，也就是嘉庆十六年至道光二年这十来年(1811~1822年)。目前对曼生壶的研究，多半也以此年限为前提来探讨。然而，由现今所知各地收藏的传世曼生壶，以及相关图文史料来推断，这段时间并不能完全涵盖整个曼生壶制作年代的上下限，这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使得笔者认为，曼生壶的制作年代是个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

目前关于曼生壶较早的文献记录，主要有几条，分别介绍如下：

首先，是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所提到的：“陈曼生司马在嘉庆年间官荆溪宰。适有良工杨彭年善制砂壶，创为捏嘴，不用模子，虽随意制成，亦有天然之致。一门眷属，并工此技。曼生为之题其居曰阿曼陀室，并画十八壶式与之。其壶铭皆幕中友如江听香、郭频迦、高爽泉、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为之者。铭字须乘泥半干时，用竹刀刻就，然后上火，双款则倩幕中精于奏刀者，加意镌成。若寻常贻人之壶，每器只二百四十文，加工者价须三倍。”^{*2}，由于这条记载后为李景康、张虹合著的《阳羡砂壶图考》沿用^{*3}，因而流传最广，但事实上，曼生并未在宜兴任官，而且阿曼陀室是曼生的斋号，这段文字中也没有明确指出“曼生壶”这个概念。

明确提到“曼生壶”一词的文献，主要有二处，一个是蒋宝龄的《墨林今话》，其中卷十“桑连理馆主客图”一条提到：“(曼生)又令宜兴人制茗具，创式制铭，名曰曼壶，盛行于世”^{*4}。另一个是叶衍兰《清代学者像传》中的陈鸿寿传：“(陈鸿寿)爱阳羡之泥，创意造型，范为茶具，艺林争宝之，得其一枚，珍逾拱璧，至今称为曼生壶。”^{*5}

另外，根据陆明华先生指出^{*6}，上海博物馆所藏陈鸿寿与其堂弟陈文述之家书信札，其中一册末尾的题跋称：“陈鸿寿……工诗文、篆刻、山水、花卉。著有桑连理馆集，尝自制宜兴紫砂茶壶数百件，手自刻镌，世称曼生壶。……壬午六月映娄题记。”题跋当为光绪八年(1882年)，映娄其人生平未详；另一件上海博物馆藏花果册页，也有一开后人题跋：“睿庙末年，先生(曼生)作宰吾邑，篆刻书画，冠绝一时。吾邑与宜兴接壤，先生公余之暇，取蜀山陶泥，加刻八分，吴门传为雅玩，予祖及父皆承先生赠楹帖并茗壶。兵燹后，茗壶日少，几等球璧。余于流离播迁中，篋中尚存茗壶一事，好事者攘夺之而未能也。乙酉冬初，画估携此册至予处索重值。予以先生之画不可多得，急收之，以为世宝。暇时辄取所藏曼生壶及隶书楹帖与此册摩学观玩，藉以乐余年云耳。”落款为“丙戌灯节后十日，溧阳狄学耕曼农

杨彭年

字二泉，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宜兴紫砂名艺人。他善制茗壶，浑朴雅致，首创捏嘴不用模子和撮暗嘴之工艺，虽随意制成，亦有天然之致。他又善铭刻、工隶书，追求金石味。他还与当时名人雅士陈鸿寿(曼生)、瞿应助(子治)、朱坚(石梅)、邓奎(符生)、郭麟(祥伯、频伽)等合作镌刻书画，技艺成熟。世称“彭年壶”、“彭年曼生壶”、“彭年石瓢壶”、声名极盛，对后世影响颇大。

江步青

字听香，钱塘(今杭州)人。与高埭、张国裕同时。工书，著有《定香亭笔谈》，陈曼生的好友，亦工紫砂陶艺。

郭麟

(1767~1831年)，字祥伯，号频伽，又号白眉生，又呼郭白眉，一号邃庵居士、芭罗长者，江苏吴江诸生。陈曼生的好友，少游姚鼐之门，尤为阮元所赏识。工词章，善篆刻。间画竹石，别有天趣。

高埭

(1769~1839年)，字子高，号爽泉，钱塘(今浙江杭州)布衣。陈曼生的好友。早弃举子业，专力学书，得欧、褚神髓。嘉庆中，阮元抚浙，延校金石文字，并手录薛氏钟鼎识跋刊之。大江南北名胜碑版多出其手。复精绘事，尤工花鸟、草虫，取法宋、元，勾勒设色，均极精妙。偶治印，亦秀劲有法。

查诰

(1770~1834年)，又名初授，字伯授，号梅史，浙江海宁人。陈曼生的好友，好读书，有大志，受知于阮元，尝称为语经精舍翘楚。中嘉庆九年举人，钱大昕、法式善新寓书于元，望其入京。官至顺天蓟州知州。擅文笔雄秀冠时，每赋一篇，必为杰构；诗出入于查慎行、厉鹗之间，但警动过之，卓然成家。著有《笥谷文集》及《菽原堂集》，《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DPM